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

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二百五十八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二

西銘 張子作 朱子注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無緣作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

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註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集說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故指而言之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

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一箇氣都透過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註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集說 朱子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可見矣 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

案天地之塞吾得之以為體天地之帥吾得之以為性理固然矣然於兩其字語氣尤須體會蓋言天地

之精氣神理全付於人故天地之所以充塞者吾即其體天地之所為主宰者吾即其性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此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說記曰人者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此天地之帥吾其性之說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註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

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
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
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
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

註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
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
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

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註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集說 朱子曰西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銘首論天

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作功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教人作功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

道理
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註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違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註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集說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

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註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註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案窮神知化孟子所謂知天也無忝匪懈孟子所謂
事天也顧養錫類亦事天以內事耳自不施勞以至
終篇則孟子所謂立命也張
子蓋全用孟子之意以為說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註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親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
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
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註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
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
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

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集說問中生之不去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中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註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集說朱子曰敬天當如敬

親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註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

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
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
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
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
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
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
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
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
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
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
衷焉○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
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
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
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

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
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
嘗離體也以人觀之曰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
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倭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
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大有歸趣大非
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
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適山所見
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附錄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
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

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
也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
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
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
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

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
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
而不及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註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
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

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淳熙戊申二月
已巳晦翁題

正蒙

張子作

楊氏時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
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
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
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

之說雖揚雄猶未能
造其藩籬況他人乎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
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
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
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
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

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集說

補註云太虛無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

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案上章以天地之道言故曰太和此章以天地之性言故曰太虛道者性之流行謂之和者如人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性者道之本體謂之虛者如所謂人生而靜則天之性也此章所謂聚散即上章所謂動靜相感勝負屈伸而上章所謂清通而不可象之神即此章所謂太虛無形者是也蓋性道相為體用故

交互
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
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
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
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
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
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
均焉

案明道定性書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章蓋用其意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
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
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
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
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
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
不明正由懵者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

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
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
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
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
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塗不知擇術而求多見
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案老氏謂有之外有無是以世界乾坤為幻也釋氏
謂無之中無有是以世界乾坤為幻也誣世界乾坤
為幻化是總結二節下文罔於恍惚夢幻
又申言釋氏以有生於無又申言老氏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集說

朱子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

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

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
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
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集說

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目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
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說

補注云此只是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為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

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集說

陳氏堦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太極是從氣上看

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

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補注云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

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集說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

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集說

補註云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

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集說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餘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

生物常運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

髮之間其神矣夫

案此亦以太虛中之聚散言而人心之德似之蓋太虛成象則必有相反相和之氣人心應物則亦必有相反相和之情相反者惡也相和者愛也是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也然徇乎物欲者衆人也天地則俟而生俟而成因物付物而無豪髮停留凝滯之累聖人則俟而作俟而止物來順應而無幾微意必固我之私也故上章云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以上太和篇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所

以參也

集說

朱子曰此語極精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無非這一箇物事所

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集說

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

好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

左轉只有急有慢便
覺日月似右轉了

案朱子以天為大輪日月
為小輪與今歷九重說合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
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
之驗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
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

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綱
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
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
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
所謂交易變易者也然陰陽之氣實即陰陽之精之
所為故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然則精氣一物
也性命
一理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

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
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
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
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暄靈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集說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

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
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

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庚氣飛電之類晝靈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集說

補註云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

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

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集說

問陰陽五行如何朱子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

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
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

案水生木木生火則木者水之子也火之母也故為
水火之交金者得熱氣而融化得寒氣而凝結及其
成也以之隔水火則水火不相害若以火
爍之又流而為水故亦為水火之際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案從來皆以離麗為陰附於陽雖邵子亦云惟張
子以為陽附於陰者得之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以上參兩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

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案從來皆以體為體質之體言天為物之體質也看
來當為體察之體言天之聰明明威無不鑒照方與
下引板詩意相應仁所以體事者亦
以遇事遇物而疾痛癢癢無不覺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以上天道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
無間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人也知
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
化則義不足云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
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
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
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案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而為仁之至
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為義之盡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
其必知神之所為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以上神化篇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以上動物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

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案由窮理而盡性所謂明善誠身由盡性而窮理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
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内外假
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
於命

案此節之意是不以氣質言性不以氣
數言命與孟子不謂性不謂命之意同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
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

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

性天德命天理

集說

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

由德則性能全天

德命能順天理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說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

勝也○葉氏采曰領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治理也好善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以上誠明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集說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

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
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
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以上大心篇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

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

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
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
權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以上中正篇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

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

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以上至當篇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以上作者篇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
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
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
從容中道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
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

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
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
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
者其天乎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
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上三十篇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

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以上有德篇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
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

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

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
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
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
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
民者遠矣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

能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
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以上大易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
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舍氣

有象否非
象有意否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
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性知
天不為最然起見則幾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
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
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
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咸獲人人著
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
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
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
以稽其弊自古諛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

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

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將脩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

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之不
吝

案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
矣此為學敬義之要故引此而以東銘繼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
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

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說

補註云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

乎四體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遂其四體而為過動謂已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

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以上乾稱篇

御纂性理精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五十九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三

皇極經世書

邵子作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陽

陰

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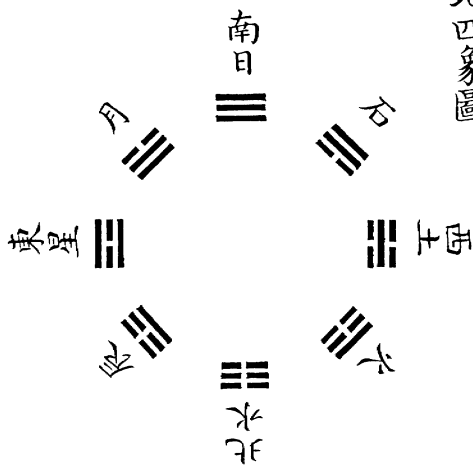
一動一靜之間

太柔 太剛 少柔 少剛

柔 剛

靜

經世天地四象圖



案邵子傳先天之學者也然伏羲卦以天地雷風水
火山澤為八卦之象而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為八卦之象蓋自為一家之學非謂伏羲之本象如
此也○邵子以八者為天地之體推而至於寒暑晝
夜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性情形體之隱顯走飛
草木之動靜在人身則有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精
粗在人事則有耳目鼻口聲色氣味之感應元亨利
貞天之道也吉凶悔吝民之故也大運世數則有元
會運世之始終道化功烈則有皇帝王霸之升降要
統以易書詩春秋之學而盡焉其說錯見於內外篇
中然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非世系所可知非星日
所可步正莊周所謂存而不論者邵子之學之精蓋
不在此也故舊圖
所載今竝未錄

經世聲音圖

正聲

平上去入

日月星辰

一 多可个舌

聲 禾火化八

二 回宰愛

聲 良兩向退

光廣況

○ ○ ○ ○ ○ ○ ○

丁井互

兄永瑩

正音

開發收閉

水火土石

音 古甲九癸

一 坤巧丘弃

音 黑花香蚪

二 黃華雄賢

吾牙月堯

聲十聲九聲八聲七

●●●●●●●●●●○男○心
●●●●●●●●●●○坎○審
●●●●●●●●●●○欠○禁
●●●●●●●●●●妾○十○

十音九音八音七音

■■■■□□寺思曹草自走鹿老內乃
□□士山□□□三才采在哉聲冷南妳
二耳石手□□象星全七匠足離呂年女
■■■■■■■■■■■■■■■■■■■■■■■■■■■■■■

集說

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

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之體

數四十八得一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之體

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一百一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

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

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闢遇耦數則聲為

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

音 土 音 土



莊震 乍 又 崇 卓 宅 拆 恭 呈



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祝氏涇曰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

無音則備矣

案上格四聲即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即唐人等母也多禾四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良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聲庚青韻也千元四聲元寒刪先韻也臣君四韻真文韻也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韻也心○四

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二四音見母也
 坤二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
 也安□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
 母也武文四音微母也卜步四音邦母也普旁四音
 滂母也東兌四音端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乃內四
 音泥母也老鹿四音來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
 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二四音無字蓋對
 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耳二四音
 日母也莊乍四音照母也又崇四音穿母也卓宅四
 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
 之入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唐人廣韻凡五十七
 不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部通之則只三十部
 經世括之以七聲又分為十四又別為二十八此聲
 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
 分為二十四又別為四○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
 十八此音之不同者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

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於四
○精於樂府者分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
唐韻為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為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為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為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為第四部真文元寒刪先收舌齒聲為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為第六部其法暗與本朝字書同但樂家未知後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回同部宮龍
○見溪羣疑與魚鳥同部為不合此聲之可疑者
鼻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竝明皆

唇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黑黃與五吾同部安與母目同部為不合此音之可○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為舌音不知何時變疑者○入齒音今惟閩廣間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又韻母二十四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竝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為三十六也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為輕齒之音亦如○以等韻之例求之敷上條所云齒舌之變而誤也○字當自為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又經世四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少因失此音也○音分開發

收閉意亦等韻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呼 ○經世以
然以類求之多不合者當以等韻為正 為萬物
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不可寫惟聲出於人
口可以翻切而得故為聲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
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然正聲同文乃王
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邵子之書
最有條理故稍為分晰其源
流同異之大致以俟知者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
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

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集說

邵氏伯溫曰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

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為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巳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水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

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或曰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

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

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

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

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
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
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
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
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
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

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

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

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

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
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
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
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
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

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
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
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
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
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
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
事於心者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

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
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草木之性寒
變飛走草木之情晝變飛走草木之形夜變飛走木
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
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
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
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

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張氏嶠曰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畧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集說

張氏嶠曰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一而變四謂太

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并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畧其左右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為基而常隱

其基地以用為本而常藏其用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圓者星也厯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為

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也五十者著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
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
也著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
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
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
以體為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圓者本
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
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
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
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
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
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
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

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
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
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
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
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猶
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
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唱陽知其始而享其

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為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為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

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
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
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案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
在陸者牡巨而牝細在水者牝巨而牡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
於萬物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

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集說

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案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日冬短夏長而春秋平故四指象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
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
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集說

張氏嶠曰日月相對謂之望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

火掩而尅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火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
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
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
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
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

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

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

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集說

張氏嶠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

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濠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競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集說

張氏嶠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五行之氣色色

之分辨也東赤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色之
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則黃老死
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菸則黃枯槁
而黑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
案此乃五行之序也始於水之黑發於火之赤變於
木之青金之白終於土之黃而復交於水之黑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
盡在其中矣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
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案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
鱗如水之紋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

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集說

張氏嶠曰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

時之夏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案上言夏至之日止於七分故此以其三分為交數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

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

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
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
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
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

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
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
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
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
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
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
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

徑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

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
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
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

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

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我有
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
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御纂性理精義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
金壽會
校對官中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六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四

易學啓蒙

朱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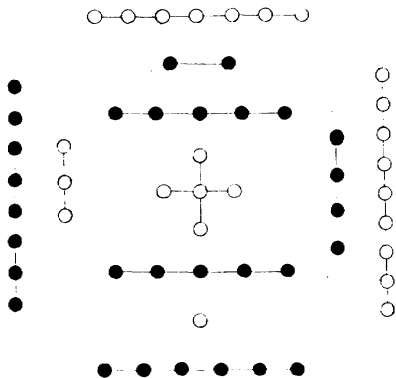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

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
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譚易而不察乎
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
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
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
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本圖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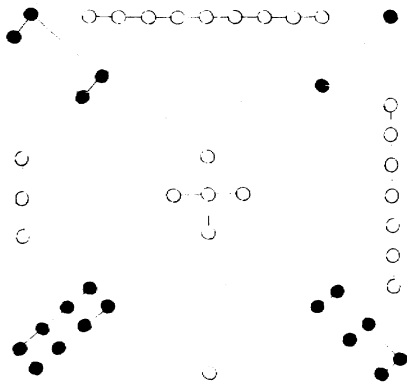
河

圖



洛

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

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圓者星也厯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
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
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
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
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
牧臆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
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
世其易置圖書竝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
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
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
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
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

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著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

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
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
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
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
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
五為中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

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各有條而不紊也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

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羸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羸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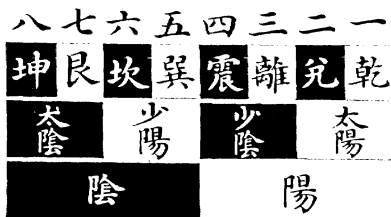
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附於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

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
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十分
而一舍九二舍八三舍七四舍六則參伍錯綜無適
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案篇中謂揭其全以示人者蓋言陰陽並行其數適
均也故後云內者為主而外者為客則見陰陽並行
之中又以消息而分賓主謂主於陽以統陰者蓋言
天地並立而天包乎地也故後云正者為君而側者
為臣則見天地並立之內又以尊卑而判君臣也明
此兩義則圖所以寫二氣之流行而為易之宗書所
以著三才之定位而為範之本者可以默識於象
數之表矣圖書之中宮蓋即易範之太極皇極也

原卦畫第二

伏羲
八卦
次序
圖



太極

伏羲
六十
四卦
次序
圖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兌

乾

太 陽

陽

復 頤 屯 益 震 噬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離 革 同人

震

離

陰 少

儀



姤

卷四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坎

巽

陽少

陰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遁 旅 咸 遯

坤

艮

陰 太

儀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

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
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
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
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
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
後而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
於渾然之中而不容豪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
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

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安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
往往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
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著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集說

朱子答林栗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
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

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
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安排而與前之三分
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
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
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為六十四卦者
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矣

案啓蒙自兩儀以上逐一畫
圖今只依本義以從簡便

伏羲八卦方位圖

南乾



西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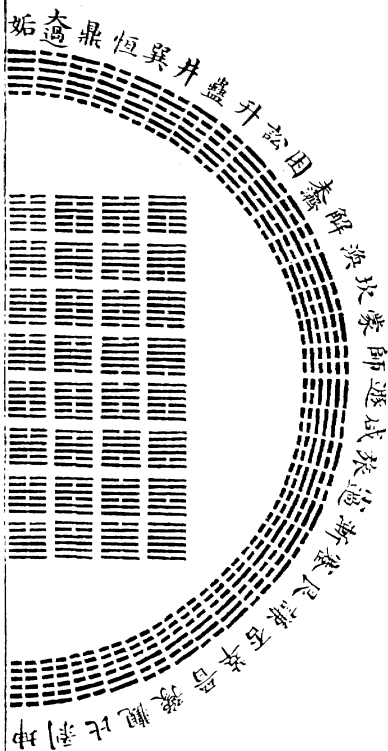
北坤



東震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大正十三年

御纂性理精義

十二

[illegible]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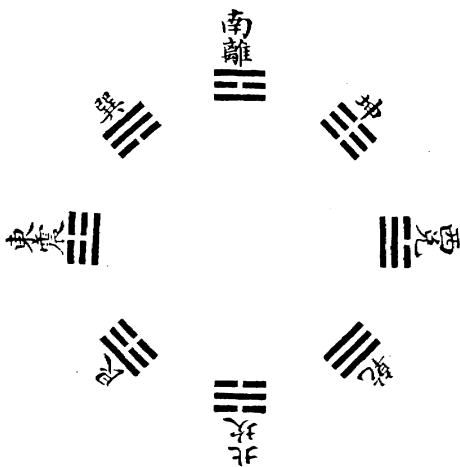
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
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
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
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
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
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

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
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
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案朱子是解邵子之意然似竟成兩說玩邵子之意
蓋指自乾至震自坤至巽者為數往蓋自陰陽之已
成而推之至於始生如今日之追溯昨日也自震至
乾自巽至坤者為知來蓋自陰陽之始生而推之至
於既成如今日之逆計來日也其謂直解圖意者主
於結語易逆數也一句蓋言易圖本意是寫陰陽自
生而成之序如四時之自始而終也朱
子就橫圖位次上指點其說可以並存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案先天變為後天者蓋天之用在地之用在水故乾坤以中畫交而變為坎離火之用在雷水之用在水故澤故離以上畫交坎坎以下畫交離而變為震兌雷動澤應而山出雲澤感雷應而水生風故震兌以上下畫互交而變為艮巽風本天氣也而下行於地山本地質也而上通於天故艮巽又各以上兩畫下兩

畫相交而變為乾坤也所以然者造化之本天地水火四者而已雷風山澤莫非天地水火交合變化之所為也觀先後天之象而造物者之精理備矣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
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
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
之象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
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
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著凡四十有九
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
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
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
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
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

八
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集說

胡氏方平曰掛扐四五為奇九八為耦三奇為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為口所謂重也二奇一耦

為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為一所謂折也二耦一奇為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為一所謂單也三耦為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為X所謂交也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竝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

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為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

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
一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
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
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
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為少陰
用六故老陰變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
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為純陽
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

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水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

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集說

胡氏方平曰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恆為前十卦自益至泰為後

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為前十卦自恆至否為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豕辭却以本卦貞為主是重在本卦豕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豕辭却以變卦悔為主是重在變卦豕辭占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豕辭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
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
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為三十二圖得初卦
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
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
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乾

姤

遯

否

同人

訟

无妄

中孚

大畜

漸

渙

履

巽

家人

睽

需

旅

未濟

蠱

小畜

鼎

離

兌

大壯

咸

困

井

大有

大過

革

恆

夬



利



觀



比



頤



蒙



艮



晉



損



益



豫



屯



坎



蹇



萃



節



賁



噬嗑



謙



震



解



小過



歸妹



既濟



隨



師



明夷



升



泰



豐



復



臨



坤

案朱子原圖有三十二今存乾坤一圖見例其餘則如始復終姤始師終同人之類其自一爻變至六爻變者初終上下之序皆案此圖推之可得

御纂性理精義卷四